

沈从文

现代小说经典丛书

月下小景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沈从文

月下小景

唐文一 編

這里雖和本市是一片土地，卻因為各種原因，仿佛為天所棄的樣子，獨立成爲一區。許多住過市南區及新辟地段住宅區的人，若非特別事情到過這里，仿佛就不會相信本城還有這樣一些地方。

九月來，在這些仿照地獄鋪排的區域里，一陣干燥，一陣靈雨，便照例不知從何處而來一種流行傳染病，許多人家小孩子都害著天花。這病如一陣風，向各處人家稠密的方面卷去。每一家有小孩子的，不免有一個患者。各處都可看到一些人，用紅紙遮蓋著頭部；各處都看到腫脹發紫的臉兒。成天都可看到有人扛著小小的棺木。百善堂的小棺木，到後來被這個區域貧民也領用完了。直到善堂棺木用完后，天花還不曾停止它們流行，街頭成天有人用小籃兒或破席，包裹了小小的屍身而市外送去。每天早上，公共廁所或較空闊地方，或人家鋪門前，總可以發現那種死去不久，全身發脹、崩裂、失去了原來人形，不知爲誰棄下的小小屍骸。

地方聰明的當局，關於這類下賤齷齪病症的救濟事情，除了接受一個明事紳董的提議，把邊街盡頭、通過市區繁盛區的街口，各設立了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月下小景 / 沈从文著; 唐文一编.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3

(现代小说经典丛书)

ISBN 978-7-5399-2802-9

I. 月... II. ①沈...②唐...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9956 号

- 书 名 月下小景
著 者 沈从文
编 者 唐文一
责任编辑 杨 倩
责任校对 赵 峰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字 数 225 千
印 张 17.25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2802-9
定 价 2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141
泥涂	116
扇陀	99
月下小景	87
虎雏	66
灯	49
丈夫	33
龙朱	16
柏子	10
连长	1

目 录

夫妇

267

大小阮

252

八骏图

230

边城

160

连 长

—

军营中的上灯喇叭声音，在夏天时能使马听熟了也知道回归塞堡，入冬来，就只作了风的唿哨同伴，无聊无赖消失到那四面山林里去了。

天降了雪，喇叭声音更低郁，住远一点的，就不能听到，这使许多茅屋下面孩子感到寂寞。

然而在军队中呆过的大人，就不闻号声，也能断出时间的。若尽靠营里喇叭打知会，那离营略远一点的地方就去不成了。指定时间的钟表一类东西，不是凡是军人都有的，官佐也都看人来。而驻扎到此乡间这寨那寨喝酒吃肉是免不了常有的事情，在便利中找熟人谈天学古或者打一点小牌，也是军中许可的娱乐，还有不一定要明白公开的各以其方法找个情人，这纵为长官知道也照例会得到通融，（一些是在别的村子五魁八马，一些是在学猪悟能招亲、姜子牙与申公豹斗法事，一些又是在陪到妇人身边唱小调。）若对于时间太无估计的能力，则类乎点名那种事情一误再误总太难为情了吧。这里的军营中人，要紧的事是，不拘离营三里两里内外，到晚上点名时节，总能预先赶到营中站立在坪里让那值日连附喊到自己名字大应一声“到”，才成其为营中的体统。地方是乡村，既清静，不必同土匪打仗，又无贼，当然像那每日三操

二讲堂的常备兵苛刻军规，在此是用不着的。然而每天点三次名还误事，挨一点骂或罚一点钟立正，这在驻扎于此间的军队官佐士兵都以为是应该而且为必要的了。在普通军营中，点名是早午晚三次，晚上那次，在九点左右，即吹熄灯号以前不久。这里因为九点不适宜于全体的浪漫兴趣，于是又由连长连附集议改为与起更号相接近，这一来，还误点，则对自己也像对不起似的了。是以这里的军人，于上灯时间的知识，更准确。

此时，一个红着脸的穿着不相称的大灰布棉衣的号手，又站在那旗杆下头石礅子上吹他极得意的起更号了。凡是兵，就说驻扎在这旧庙里的一连人，已经各按照惯例，站到那盖满了雪的坪中。队伍成单行，班长则站在他那一班的后面。行列中，因为习惯，各人能记到自己地位，有些人告了假赴别地出差，就临时空出些地位来，经班长喊一声靠拢，那个班便即时缩短了。大家排了班以后，号音还未毕，值日连附就忙匆匆地从那蒙有格子花银封纸的一扇新白门内里出来，因为忙，帽子也戴不很正。大家全爱喝一杯御寒，连附也免不了此，这时就正是从那羊肉火锅子边抽身出来办公的。连附拿着一本名册出来了，领头班长喊一声立正，各人重新端正起来振作精神把藏在厚重棉衣下的身子弄成一块碑模样，雪是毫不容情地乘此就进衣领了。随即是稍息，聪明一点的兵士，懂得头向后昂便能拒绝雪片的侵入，就不妨装作搔痒或整理腰带来避难。

喊一声人名，就有一个人从队伍中骤的立正答应到，连附于是便在这名字下用铅笔一划。喊过一次二次以后并无应声的，班长就上前解释。点名完毕照例有短短的训词，大家又得笔直起身来默听。最后是，又稍息，又立正，解散了。

队伍解散后，连附便同班长之类，围到炉边继续喝那羊杂碎的火锅酒，弟兄各分开，那大坪里雪尽落，却再无一个人肯用颈部去承受了。

照营规，点了这次名以后，这一天算已告了结束，大家可以一直到第二天清早点名再见面，因此凡是这里土著有着那军营中朋友情人的，听到吹号以后就可各以路途远近猜详他们的到来。喇叭的意义，在这里，又是怎样异于战地啊！

二

管领这一百个自由兵士的，是十个班长，每人手下有十人，如同自己的手指。在班长上面有三个连附，一个为中尉阶级，二个属少尉。连附上面是连长，按照例规有大操或战事发生，连长就得统率这一百余子弟指挥其进退，但是驻扎到这个地方，还有什么事要统率？做连长的除了搏战就是应团总约上山打野猪那工作了。然而这也只是连长一人的事。做连长的真是简直闲到比庙里的和尚还少事做，若非亏他能够找出一些方法消磨这日子，恐怕早已生病倒床了。

连长究竟做些什么消遣？事是有的。按照通常习惯，一个长官总比其他下属多有一倍或是数倍机会得那驻地人民尊敬和切齿。这位连长也正是如此。譬如说，初初把队伍开到此地扎营到一处住户人家时，恰恰这位主人是一个年轻寡妇，这寡妇，又正想从这些雄赳赳的男子汉中选那合意的替手，希望得到命运所许可的爱情与一切享受，那么总是先把她的身体奉献给那个位尊的长官。连长因了年轻而位尊，在来此不久，就得到一个为本地人艳称的妇人青睐，成了一个专为供给女子身体与精神两方面爱情的人物了。关于军营中的事越少，则足以使连长感到新发现的职务越多。女人住的地方在营盘一里外，入冬来，连长的勤务，就几乎是每天早晚两趟来去！若非伙食账目得常常同司务长清算，连长似乎不回也无不可的。照一个班长说法，连长是为女人已经迷到愿意放弃全部职务把它交给中尉连附，不必充当管领百人的长官，自己单想侍候妇人终生，让那妇人管领自己就行了。

就令当真是如此，这算连长的过错吗？

从连长年龄体貌上作价，都正适宜于同一个妇人纠缠为缘。命运把他安排到这小地方来，又为安排一个年龄略长的女人在此地，这显见连长再要把爱情关闭在心中，也不是神所许可的事！

要一个纯粹青年军官，受过良好军人教育的上尉，忘了自己的生活目的，迷恋妇人到不顾一切，如同一个情傻子，仍然是不可

能的事情。且照常情说,如若短短分离不但不为爱情的障碍,且正可以借此休息从那终日拥抱得来的疲倦,则连长三日五日始能在营外别人家中宿一次,也是很自然的了。但把身子留在营中心上仍然挂念着别处,年轻人,究竟还是年轻!

因为不能把身子同心分开在两地,有时节,连长在夜静也曾偷偷起身,或是装作查哨溜到妇人处宿的。连长在这事上头,是一个诗人又是个英雄。当他轻轻敲着那门,妇人已经听出连长声音,拥着薄薄白色单衣开门时,妇人松散着发髻,以及惺忪的情态,在连长眼中,全成了神圣的诗质。一个缺少力在文字上表现他的灵感的人,是能加倍在他行为中表现出他灵感的,因此连长在这妇人的面前,便把那军营中火气全化尽,越变越温柔了。妇人呢,从连长那面来的不可当的柔情使妇人做着无涯涘的梦,正同一个平常妇人在她年轻情人身上一个样,自己是已像把心交给这个人,后来终生都是随着这人跑,就到天涯地角也愿意了。当连长因了一点小事未能在妇人处宿,约到吃早饭号音吹完以后出营时,那早上吃饭喇叭便如同专为连长情妇所吹一个样。妇人也是年轻人,人其所以谓之为年轻,这事便是一种凭证!

连长看妇人,像是本营少校上司官,自己应直隶其调度。妇人是把连长当作未来的丈夫,全让连长占有了自己。爱这东西是没有因为人类事业不同而荒疏了某种人,在一个都市上精致青年男女应酬宴会中能生长的根芽,在此同样的也会发育完全开花结果了。

若把连长当作这里的总督,总督夫人的位置,在兵士心中,也都一致认定是这妇人了。

三

天落雪,气候冷到溪里水也结了冰,在雪中去嗾狗赶野兔,或者披了蓑衣让雪盖在蓑衣上面,伏在林里打斑鸠,那种游戏如今只有一个老年纪的连附同几个兵士有这种的趣味了。大多数的兵士是在营里围到火柴堆喝酒。少数的兵士是往别的人家打牌

或找女人去谈谑。我们的上尉，不消说是正在情妇这边勾留！

用栗子下本地的烧酒，两人同在一个火塘旁边坐下来，连长就用一个军人经验谈着他的过去一切与驻扎各地不同的习惯。从葫芦里倒一杯酒到杯子中时，妇人总只喝五分之一，余下全到连长肚中去。从午时点名以后到如今，一葫芦酒有两斤，快完了。

“我瞧你今天酒量不同，怪！”

的确是不同。本来预备作两顿的一次就快完。妇人手摇着那长把漆有黑色花纹的酒器，奇怪了。

连长不做声，把空了的杯子送到妇人面前去，妇人无可奈何似的又筛了一杯。又自解地说，天气太寒多吃一点也并不碍事。

连长不说话，接着又是两口喝下了。

妇人担心地望着连长，“已经没有酒了。我看你脸色不好，醉了就睡吧。”

“不。”是不醉，不睡，并且不承认有什么不好过的地方，答词只是一个不。

然而事实是连长多喝了酒，从酒中引起一些烦恼了。

“我要回营了，劳你驾，为我把雨衣从钩上取下！”

“营里又无事，莫转去了呀。”

“非转去不可。喂，劳驾！”

在往日，也有这种情形。连长忽然想到要回营，像心上有一件事正要做，但劝一两次，虽然还在脸上保留着那放心不下的颜色，就仍然留下，是妇人所知道的脾气。说非转去不可，妇人就采用那往日所取的战略，故意说：

“是又不满意我了？”

连长听此话，颜色变得越发难看了。妇人即刻就知道所说的话是误了方向，就改口说天气冷，又快要断黑，有事早回也得。

“好歹我要走。我同你说你也不明白。乘到天未断黑，不用灯，我就走！”

妇人愕然了。但从过去性格认识连长并非就能够固持到底，仍然打趣模样地说，纵有事，也总不外同你们连里那位司务长算伙食账。

“我要走！”连长在语气上表明不是酒醉，给妇人明白。

妇人问：“为甚么？”

“为甚么？说不定在这样天气下头，忽然会奉到上司旅长命令，开拔到边界上去，我们还得走长路！”

“你胡思乱想。”

“我胡思乱想？”

从重复的一句话上，妇人听着忽然像为一个炸雷把耳震聋了。

连长见到妇人愣住的情形，也悟出是自己答话太近乎真要开差了，就补充说，这是恐怕会有的一种猜想。

“恐怕是”，这虽足以解释去那“当真是”还距离得有多远，然而无意中把开差事情嵌进到这一团火热的胸中，两人要拔出这虚无的刺却不是一时可做得到了。

“我不走了，”连长说，还把酒杯推过去，“请为我再倒一杯。”

妇人极颓丧的倒出葫芦一杯酒。虽然在把筛好的酒诚诚实实接过来，却又并不即时朝嘴边送去，连长也被自己一句话打伤了。

连长掉头过去避开妇人的目光。外面风，飘着雪的片，从窗口望去，是像正有人在空中轻轻撒下棉花那样的轻盈，又像并不是下落，有些还正在上升。那窗子格上，已砌了好些雪了，还有些雪一粘到玻璃上面就融化不见。因为屋里温度高，窗子下面的一块玻璃，在屋中这面，便糊上了一层薄纱那样不再透明的冰雾，有两个小孩手掌那么大小。

若不是落雪，天应当黑了。因了地上屋上遍是雪，一同反着哑的沉静的光辉，就见不出天气比平时的晚。这时屋里人相对着，脸相都还很分明，但是渐渐的，屋角落以及那些桌子下面坛罐器皿却已全为黑暗偷偷悄悄搂着了。

两人不说话，两人便都听到外面的雪落地作极微极匀声音，又可听到屋后竹园大堆的雪下坍以后竹子弹起的声音。此外可是全无响动了。全村子里没有狗叫，也没有人声，也没有锣鼓唢呐，一个村子里面的一切全像睡着，又像全死了。

天色渐渐暗下来，屋子中慢慢颜色暗默，火塘内的炽着的炭却益发熊明了。

两人都能知道对方是在追索那句开差的话的意义，就是细细称量那未来而又必然要来的忧愁分量。

连长借了足下炽炭的光望妇人，触目的是那双垂着的白手。把手拿过来，握着了。妇人也不做声。葫芦已为妇人放在桌子上，连长即时又抽出一只手去倒酒。妇人那只空手就去抢。连长声音戚戚地说：

“你就让我索性喝醉吧。”

先是劝，这时妇人不知怎样不愿连长再喝了。

“你让我，”连长说，“这样我好过一点。”

“酒完了。”

“多着咧。”

“你不能喝了，”妇人移开葫芦使连长手取不到，就摸连长的下巴，“瞧，全像火，醉了不吃亏么？”

“酒逢知己千杯少”，这意思，连长在另外一个情形下，所感到的与此时完全不同。有过多回的过去，在连长，也就明白而且承认“千杯少”的话是实话了，但今天则真应喝尽无数杯。平常为功名，为遇合，为人生牢骚，得用酒来浇，如今为女人，连长以为最好为酒淹死了。

四

在把一种温柔女性的浓情作面网，天下的罪人，没有能够自夸说是可以陷落在这网中以后是容易逃遁。学成了神仙能腾云驾雾飞空来去自如的久米仙人，为一眼望到妇女的白胫也失了他的法术，何况我们凡人秉承了爱欲的丰富遗产，怎么能说某一类人便不会为这事情所缚缠？在把身子去殉情恋的道路上徘徊的人，其所有缚缠纠纷的苦闷，凡圣实没有很大区别的。一个皇帝同一个兵士，地位的不同，是相差到几乎用手可以摸得出，但一到恋着一个人，在与女人为缘的应有心灵上的磨难，兵士所有的苦闷的量与皇帝可并不两样。一个状元同一个村塾师也不会不同。一个得文学博士同一个杂货店徒弟也总只会有一种头痛。因此

在连长的身份上,就不必怎样去加以此时那尽量酗酒的解释,也很容易明白了。

露水的夫妇,是正因为那露水的易消易灭,对这固持的生着那莫可奈何的恋恋难于舍弃的私心,自然的事啊!

没有酒可喝的连长,借着身边炭盆飘着微微蓝焰的火光,望到妇人的侧身轮廓,终无一语。旋又极无聊赖将那散在膝上桌上以及炭盆边旁的花生栗子壳扫盖到那炽炭上,先是发着烟,爆响着,不久就全体燃着火燎熊熊了。从火光中连长见到妇人白白脸上流泻着眼泪,就摇摆那个剃得光光的军人式的头,哑声说是已依命令就不回营了。

妇人苦笑着,倒出葫芦里余酒,自己一口气喝尽。

“说没有酒又有了!”连长责难似的嚷妇人。

“我不愿你吃了。”

“那你也莫喝!”

答应说是不,把葫芦摇着,一转眼间又倒出些到杯中。妇人正欲去拿时,连长手快先抢到。朝火里一浇。酒只剩下一些余沥,与火接触忽然便变成火焰向上蹿。妇人把手掩了脸。腕上套有银麻花圈镯,这时像真金。也不是因为连长把酒抢了去不让喝就生了气,但在掩着脸以后,妇人忽然幽幽哭起来了。

“我答应不走,你又哭呀。”

还是哭,并非不曾听到连长的话语。再哭下去,把连长反而哭走,也是妇人所能料得到的事。然而连长说不走,是这时。终久仍然还得走啊!妇人想到这些本不必想的未来情形,不由得更伤心了。好歹都得走,所有的情义,到时便当全丢下,这未来的必不可免的寂寞,使妇人把眼前怎样束缚连长的方法全忘记了。若是连长真为烧酒淹死,则妇人非把身子泡到泪中不可了。连长因了妇人一哭,倒觉能将预支的苦恼支票拒绝,心上反而轻松一点了。连长望着妇人的抽噎,怔怔的,不知怎么办好,就立起身来。妇人虽用手掩脸,可是听得出。

“要走你就走,横顺要散场!”

“说不走了呀!”本来是想立起身来伸一个懒腰,怕误会就不。说是说不走了呀,那是为这因立起身子响声得来的误会加一种

解释。

然而妇人为了自己一句话，索性号啕了。

要连长，去持刀杀一个人，那困难不会像这时情形。

浇在炭上的酒是只一忽儿的光明，所有的果壳，也无从持久，屋中随即恢复以前黑暗了。从光明中骤来的黑暗，把对面的人轮廓也全体失去，妇人在黑暗中像是连长已真离开了，她哭得更浓了。

一个军人关于哄喂妇人的方法，笨拙到像嗾兔拉车，连长不久就用手去拭额边的汗，酒醒一半了。

连长求助于手去抚慰妇人，妇人就拖着那手用牙齿啃着。

“不痛吗？”连长反问那妇人。

“痛到你手上，我的心子被你啃了有多久！”

连长用嘴擦妇人腮边的泪，两人莽莽撞撞抱着了。

五

到腊月二十三，各家准备灶马糖送灶神上天的时节，连长办公改了个地方。从此司务长得一天一趟来到连长家中清算一次伙食账。点名号仍然是每日吹三次，但从此以后，不再能使连长太太听到这声音心跳了。

一九二七年重阳后五日于北京

原载《晨报副刊》二一〇〇、二一〇一、二一〇二期

柏 子

把船停顿到岸边，岸是辰州的河岸。

于是客人可以上岸了，从一块跳板走过去。跳板一端固定在码头石级上，一端搭在船舷，一个人从跳板走过时，摇摇荡荡不可免。凡要上岸的全是那么摇摇荡荡上岸了。

泊定的船太多了，沿岸泊，桅子数不清，大大小小随意矗到空中去。桅子上的绳索像纠纷到成一团，然而却并不。

每一个船头船尾全站得有人，穿青布蓝布短汗褂，口里噙了长长的旱烟杆，手脚露在外面让风吹，——毛茸茸的像一种小孩子想象中的妖洞里喽啰毛脚毛手。看到这些手脚，很容易记起“飞毛腿”一类英雄名称。可不是，这些人正是……桅子上的绳索揆定活车，拖拉全无从着手时，这些飞毛腿的本领，有的是机会显露！毛脚毛手所有的不单是毛，还有类乎钩子的东西，光溜溜的桅，只要一贴身，便飞快地上去了。为表示上下全是儿戏，这些年轻水手一面整理绳索，一面还将在上面唱歌，那一边桅上，也有这样人时，这种歌便来回唱下去。

昂了头看这把戏的，是各个船上的伙计。看着还在下面喊着。左边右边，不拘要谁一个试上去，全是容易之至的事，只是不得老舵手吩咐，则不敢放肆而已。看的人全已心中发痒，又不能随便爬上桅子顶尖去唱歌，逗其他船上媳妇发笑，便开口骂人。

“我的儿，摔死你！”

“我的孙，摔死了你看你还唱！”

“……”

全是无恶意而快乐的笑骂。

仍然唱，且更起劲了一点。但可以把歌唱给下面骂人的人听，当先若唱的是“一枝花”，这时唱的便是“众儿郎”了。“众儿郎”却依然笑嘻嘻地昂了头看这唱歌人，照例不能生气的。

可是在这情形中，有些船，却有无数黑汉子，用他的毛手毛脚，盘着大而圆的黑铁桶，从舱中滚出，也是那么摇摇荡荡跌到岸边泥滩上了。还有做成方形用铁皮束腰的洋布，有海带，有鱿鱼，有药材……这些东西同搭客一样，在船上舱中紧挤着卧了二十天或十二天，如今全应当登岸了。登岸的人各自还家，各自找客栈，各自吃喝，这些货物却各自为一些大脚婆子走来抱之负之送到各个堆栈里去。

在各样匆忙情形中，便正有闲之又闲的一类人在。这些人住到另一个地方，耳朵能超然于一切嘈杂声音以上，听出桅子上人的歌声，——可是心也正忙着，歌声一停止，唱歌地方代替了一盏红风灯以后，那唱歌的人便已到这听歌人的身边了。桅上用红灯，不消说是夜里了。河边夜里不是平常的世界。

落着雨，刮着风，各船上了篷，人在篷下听雨声风声，江波吼哮如癫子，船只纵互相牵连互相依靠，也簸动不止，这一种情景是常有的。坐船人对此决不奇怪，不欢喜，不厌恶，因为凡是在船上生活，这些平常人的爱憎便不及在心上滋生了。（有月亮又是一种趣味，同晚日与早露，各有不同。）然而他们全不会注意。船上人心情若必须勉强分成两种或三种，这分类方法得另作安排。吃牛肉与吃酸菜，是能左右一般水手心情的一件事。泊半途与湾口岸，这于水手们情形又稍稍不同。不必问，牛肉比酸菜合乎这类“飞毛腿”胃口，船在码头停泊他们也欢喜多了！

如今夜里既落小雨，泥滩头滑溜溜使人无从立足，还有人上岸到河街去。

这是其中的一个，名叫柏子，日里爬桅子唱歌，不知疲倦；到夜来，还依然不知道疲倦。所以如其他许多水手一样，在腰边板带中塞满了铜钱，小心小心地走过跳板到岸边了。先是在泥滩上走，没有月，没有星，细毛毛雨在头上落，两只脚在泥里慢慢翻——成泥腿，快也无从了——目的是河街小楼红红的灯光，灯

光下有使柏子心开一朵花的東西存在。

灯光多无数，每一小点灯光便有一个或一群水手。灯光还不及塞满这个小房，快乐却将水手们胸中塞紧，欢喜在胸中涌着，各人眼睛皆眯了起来。沙喉咙的歌声笑声从楼中溢出，与灯光同样，溢进上岸无钱守在船中的水手耳中眼中时，便如其他世界一样，反应着欢喜的是诅咒。那些不能上岸的水手，他们诅咒着，然而一颗心也摇摇荡荡上了岸，且不必冒滑滚的危险，全各以经验为标准，把心飞到所熟悉的楼上去了。

酒与烟与女人，一个浪漫派文人非此不能夸耀于世人的三件事，这些喽啰们却很平常的享受着。虽然酒是酽冽的酒，烟是平常的烟，女人更是……然而各个人的心是同样的跳，头脑是同样的发迷，口——我们全明白这些平常时节只是吃酸菜南瓜臭牛肉以及说点下流话的口，可是到这时也粘粘糍糍，也能找出所蓄于心、各样对女人的谄谀言语，献给面前的妇人，也能粗粗卤卤地把它放到妇人的脸上去，脚上去，以及别的位置上去。他们把自己沉浸在这欢乐空气中，忘了世界也忘了自己的过去与未来。女人则帮助这些可怜人，把一切穷苦一切期望从这些人心中挪去。放进的是类乎烟酒的兴奋与醉麻。在每一个妇人身上，一群水手同样做着那顶切实的顶勇敢的好梦，预备将这一月储蓄的金钱与精力，全倾之于妇人身上，他们却不曾预备要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

他们的生活，若说还有使他们在另一时反省的机会，仍然是快乐的吧。这些人，虽然缺少眼泪，却并不缺少欢乐的承受！

其中之一的柏子，为了上岸去找寻他的幸福，终于到一个地方了。

先打门，用一个水手通常的章法，且吹着哨子。

门开后，一只泥腿在门里，一只泥腿在门外，身子便为两条胳膊缠紧了，在那新刮过的日晒雨淋粗糙的脸上，就贴紧了一个宽宽的温暖的脸子。

这种头香油是他所熟悉的。这种抱人的章法，先虽说不出，这时一上身却也熟悉之至。还有脸，那么软软的，混着脂粉的香，用口可以吮吸。到后是，他把嘴一歪，便找到了一个湿的舌子了，